

赵心愚 主编

民族出版社

西南民族研究

第一辑

xinan
minzu
yanjiu

西南民族研究

第一辑

赵心愚 主编

 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南民族研究. 第1辑/赵心愚主编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10.3

(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论丛)

ISBN 978 - 7 - 105 - 10645 - 5

I. 西… II. 赵… III. 民族学—西南地区—文集

IV. K280.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9916 号

西南民族研究 (第一辑)

策划编辑: 倩 男

责任编辑: 杨蜀艳

封面设计: 晓玉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民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 100013

网 址: <http://www.mzcbs.com>

电 话: 010-58130038 (编辑室)

010-58130369

010-64228001 (传真)

010-64211734 (发行部)

投稿邮箱: gongqianlan@sina.com

印 刷: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423 千字

印 张: 31.5

定 价: 70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5 - 10645 - 5/K·1910 (汉 1041)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目 录

论吐蕃与南诏的关系 /周伟洲/1

杨汉先关于黔西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

——近代中国边缘族群以汉语文表述我族身份
认同的个案研究 /张兆和/25

制度变革与少数民族身份隶属关系变化的研究

——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为例 /杨正文/54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滇北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

变化之述略 /秦和平/88

在国家与地方之间：民国以来“巴布慕迪”的

历史叙事 /何文海/129

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

—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
领导集体治藏思想探析 /揣振宇/170

四川甘孜藏区社会制度变迁与藏汉新型民族

关系的构建

——以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为研究样本 /来仪/182

四川藏区宁玛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

研究 /根旺 蔡华 洛桑力登 章江 王景迁/204

论构建新时期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/李赞/219

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比较研究

——川滇泸沽湖地区旅游发展差距
及其对策 /刘晓鹰 王亚清/235

西南民族研究（第一辑）

从桃坪寨到桃坪羌寨

——一个民族旅游村落文化再造的个案研究 /王田/245

民族自治制度：

比较与借鉴 /王允武 张立辉 韩国栋 蒋永菊/291

少数民族习惯法理论研究进路的解构与重塑 /田钊平/317

藏族习惯法的现实表现与处理建议 /杨华双/330

贵州平寨水族银饰文化调查 /张建世/346

浅议藏族服饰的现代变迁及未来走向 /李五琴/365

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背景下的

“西南民族研究”综述（2006—2007年） /汤芸/376

西南地区“民族理论与政策”

研究论文综述（2006—2007年度） /丁强/392

2006—2007年国内西南地区宗教研究综述 /章江/412

民族经济研究暨学科建设综述 /肖俊波/439

2005—2007年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综述 /李玉琰/456

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/张立辉 赵野春/469

论吐蕃与南诏的关系

周伟洲

关于唐代吐蕃与南诏的关系，实际上也是唐朝、吐蕃与南诏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历来为中外史学家所瞩目，发表论著颇多。重要的如台湾王吉林撰《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》（台北，1976年）、王永兴《论韦皋在唐和吐蕃、南诏关系中的作用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2期）、陈楠《吐蕃与南诏及洱河诸蛮关系丛考》（王尧主编《贤者新宴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99）、赵心愚《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“vjang”》（《中国藏学》2006年第3期）、方铁《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疆官吏》（《法国汉学》第12辑，中华书局，2007）等；以及一些相关论著，如我的老师马长寿先生的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）、向达先生《蛮书校注》（中华书局，1962）、王忠《新唐书南诏传笺证》（中华书局，1963）、美国查尔斯·巴克斯（C. Backus）著《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》（剑桥大学出版社，1981，有林超民汉译本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等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，利用汉、藏文文献，或从唐与南诏，或从吐蕃与南诏的关系为重点，探讨三者的关系。笔者不揣冒昧，在前人研究及充分利用已知古藏文资料的基础上，再对吐蕃与南诏的关系，作一探索。不妥之处，望指正。

一、吐蕃与唐朝对西洱河诸蛮的争夺 及神川都督府的建立

7世纪70年代，即吐蕃墀都松赞普（又作都松芒波杰）在位时（676—704），吐蕃在与唐朝争夺青海、西域的同时，也将势力伸入到西洱河地区（今云南洱海地区），与唐朝展开了对这一地区诸蛮族的争夺。这应是南诏统一五诏之前吐蕃与南诏关系之始。

在今四川西南及云南地区，即魏晋以来称之为“南中”、“宁州”等地，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地区。唐初，先后设置巂州（治今四川西昌）都督府、戎州（治今四川宜宾）都督府和姚州（治今云南姚安北），以控御云南诸族。当时，与吐蕃邻近的是唐代史籍所称之“松外蛮”和“西洱河蛮”（又称“河蛮”）。前者是指唐初巂州以南的诸蛮族^①，以麽些蛮（今纳西族）为主，后者则指今洱海地区的诸蛮族，以白蛮（主要成分为今白族）、麽些蛮等为主。唐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四月，唐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因松外诸蛮复叛，出师进击，“蛮酋双舍率众拒战，建方击败之，杀获千余人。……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，皆来归附，前后至者七十部，户十万九千三百。建方署其酋长蒙（险）、和（舍）等为县令^②，各统所部，莫不感悦。因遣使至西洱河，其帅杨盛大骇，具船将遁，使者晓谕以威信，盛遂请降。其地有杨、李、赵、董等数十姓，各据一州，大者六百，小者二、三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，唐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四月条注：“松外诸蛮依阻山谷，亦属古南中之地，盖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。”松州治今四川松潘，其实此松外指今四川盐边以南各蛮部。

② “蒙、和”为两人，见马长寿：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，37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1。

百，无大君长，不相统一……”^① 梁建方招抚西洱河诸蛮后，曾撰《西洱河风土记》一书，记西洱河诸蛮的情况更为详细。^② 至唐显庆元年（656）七月，又有西洱河蛮酋长杨栋附等率众内附于唐。^③ 于是唐朝于麟德元年（664）将姚州升至姚州都督府（治今云南姚安），管州（羁縻州）三十二，其中就包括在西洱河诸蛮所设的各州。^④ 总之，唐朝经过半个多世纪对云南地区的经营，使西洱河诸蛮部先后归附，唐设置一些羁縻州对之进行管理。

可是，到7世纪70年代后，吐蕃向唐朝西南边扩张，情况遂发生了变化。据唐代史籍载，调露二年（680年，此年八月改元永隆）七月记：

先是，剑南募兵于茂州（治今四川茂县）西南筑安戎城，以断吐蕃通蛮之路。吐蕃以生羌为乡（向）导，攻陷其城，以兵据之，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。吐蕃尽据羊同、党项及诸羌之地，东接凉、松、茂、嶲等州……

唐筑安戎城（在今四川理县）并非如上述是“断吐蕃通蛮之路”，因吐蕃通松外蛮、西洱河诸蛮的道路主要在今云南西北及四川西南，不在偏东北的茂州。然而，安戎城是吐蕃争夺唐之西南的重要据点，吐蕃据有此城，表明其在这一争夺战中占了上风，其影响更多的是使西洱河诸蛮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吐蕃，于是才有“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”之事。^⑤ 唐朝亦于此年废置姚州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，唐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四月条。

② 见方国瑜：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，第1册，14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。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，唐高宗显庆元年七月条。

④ 《通典》卷一七六《州郡六》姚州；《旧唐书》卷四《高宗纪》等。

⑤ 参见〔美〕查尔斯·巴克斯：《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》，林超民译，30～33页，昆明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88。

都督府。西洱河诸蛮对吐蕃的降服也时有反复。如永昌元年（689）五月，有“浪穹州（原属唐姚州都督府属州之一，后之浪穹诏）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，先附吐蕃，至是来降；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，令统其众”^①。西洱河诸蛮最后附于吐蕃，应是在武周长安三年（703）。据敦煌发现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（P.T.1288）记：“及至兔年（703）……冬，赞普（墀都松赞）赴南诏（原藏文为‘vjang-yul’，译作绛域，吐蕃对今丽江及洱海一带称呼，后也指南诏），攻克之。”^②“及至龙年（704）……冬，赞普牙帐赴蛮地，薨。”^③又同书赞普传记（P.T.1287）中，记墀都松赞普时，“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（vjang），使白蛮（mywa-dkar-po）来贡赋税，收乌蛮（mywa-nag-po）归于治下”^④。关于上述墀都松赞普于长安四年（704）征蛮地而卒，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六《吐蕃传》记为赞普征其“属国泥婆罗门（今尼泊尔）”，“卒于军中”。从唐以后藏文文献（如《贤者喜宴》、《汉藏史集》等）所记墀都松赞死于征南诏（ljang-gi-yul）来看，上述“蛮地”应指南诏。

吐蕃在征服西洱河一带蛮部后，派兵戍守，于剑川北金沙江畔，架设铁桥，设置神川都督府（治今云南巨甸北塔城村）于此。关于此都督府的设置，藏文文献阙载，仅在唐代文献（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上，《南蛮南诏传》、樊绰《蛮书》）有记载，但设置时间不详。根据吐蕃完全据有西洱河一带诸蛮情况分析，神川都督府当设置于长安三年（703）。

1992年春，在今云南丽江金沙江畔边格子村发现一通古藏文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四，武周永昌元年（689）五月条。

② 王尧、陈踐译注：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（增订本），149页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1992。

③ 同②。

④ 同②，166页。

石碑，碑正面列五行藏文，其余三面无字。据王尧先生译注，全文如下：

诏戎木陇拉达 (mtsho-rum-long-la-dag)：初，唐王仅 (允予) 部曲编氓，不予世侯 (之封)，故倾心投靠赞普天子，遂致礼于论结桑，祖公策桑芒弥获大金字 (告身)，陇拉达获将军 (名衔)，祖公年登九十而薨……后嗣繁衍……^①

据王尧考释，此碑文系吐蕃“厘定译语” (826) 之前的古藏文，文中“论结桑”似与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大事纪年中，757 年任副大相而薨的“论结桑”为同一人。如此，“似乎此碑之立早于 757 年”。按此说不一定确切，因为文书及其他藏文史料中名论结桑之人很多，很难断定。但是，碑文所云：“初，唐王仅 (允予) 部曲编氓，不予世侯 (之封) ……”正反映了唐朝于 7 世纪初经营西洱河诸蛮，而至 7 世纪 70 年代西洱河诸蛮纷纷降附吐蕃的情况。“诏戎木陇拉达”，王尧释为“浪穹 (或施浪) 诏的拉达”，似也有些牵强；不妨将拉达此人视为今丽江一带一位蛮族 (麽些蛮) 首领，因不满于唐朝未曾封爵于他及其家族，而转投吐蕃 (赞普天子)。他向驻守西洱河一带的吐蕃将领论结桑投诚致礼，于是吐蕃授予其祖父 (祖公) “大金字 (告身)”，即仅次于一等瑟瑟告身 (分大、中、小三级) 之告身。而拉达本人则被授予“将军”名位。此碑的发现，可以说补充和证实了西洱河诸蛮降附吐蕃的具体史实。

在吐蕃征服西洱河诸蛮前后，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这一地区的斗争也更为激烈。垂拱四年 (688)，唐朝复置姚州都督府，这是

^① 王尧：《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记》，见《唐研究》第七卷，421～427 页，北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。

与上述永昌元年（689）原投吐蕃的浪穹州刺史傍时昔率二十五部重新归附唐朝有关。^①然而，姚州都督府复置后，唐朝廷上下为其废与置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。圣历元年（698）时任蜀州刺史的张柬之上言，以姚州路险远，“空竭府库，驱率平人，受役蛮夷”，故“请废姚州，以隶嵩州，岁时朝覲，同之蕃国”。朝廷不纳。^②至神龙二年至三年（706—707），唐朝乘吐蕃赞普卒后局势不稳的时机，诏姚嵩道讨击使、侍御史唐九征率军击破姚州叛蛮（即西洱河诸蛮），俘虏三千计，焚毁吐蕃在漾水、濞水所建铁桥（非剑川北金沙江畔铁桥），勒石记功而返。^③此时，唐在西洱河一带的势力有所恢复，可是此后，该地诸蛮又时叛服吐蕃。因此，在景云元年（710），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求发兵击姚州群蛮，遭黄门侍郎徐坚的反对，朝廷不从，遂令知古募剑南兵出征。李知古率军征服诸蛮后，重置州县，诛其酋豪，掠子女，重税之。结果引起群蛮怨怒，“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，杀之，以其尸祭天，由是姚、嵩路绝，连年不通”^④。至此，唐朝在与吐蕃争夺西洱河诸蛮的斗争中，处于劣势，吐蕃在该地势力大为增长。于是，唐朝转而积极支持远离吐蕃在西洱河的地方势力，继续与吐蕃争夺在西洱河一带的控制权。

二、南诏统一五诏及与吐蕃的关系

至迟到 7 世纪 60 年代前后，在洱海周围地区，先后形成

① 见郭声波：《唐代姚州都督府建制沿革再研究》，见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》第 2 辑，昆明，云南大学出版社，2003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六，武周圣历元年条。

③ 刘肃：《大唐新语》卷十一，褒锡第二十三；《旧唐书》卷七《中宗纪》等。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〇，唐景云元年条。傍名，有学者认为，此即六诏之一“邓赕诏”主“丰咩”（上引马长寿：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，54～55 页）。

“六诏”或“八诏”的地方割据势力。“夷语谓‘王’为诏。”^①所谓“六诏”，即是：

1. 浪穹诏，地在今云南洱海北洱源县，原诏主名丰时，即上述永昌元年（689）先附吐蕃，至是降唐之浪穹州蛮酋“傍时昔”。

2. 邓赕诏，又作邓睑诏，地在今云南洱海北邓川县，诏主系丰时弟丰咩，袭据此地为诏主。上述引吐蕃杀李知古即此人，又译作“傍名”。

3. 施浪诏，在邓赕诏东北，今云南北衙一带。

以上三诏，“总谓之浪人，故云三浪诏也”^②。此三浪诏与吐蕃临近，多有反复降服于唐、蕃之间。

4. 越析诏，又名麽些诏，其地多有从嵩州南迁人的麽些人，故名。地在今洱海东宾居一带，原为越析州。

5. 蒙嵩诏，地在今洱海南巍山县北阳瓜江（即唐原阳瓜州地），其原领地最广。

6. 蒙舍诏，又名南诏，因在五诏之南，故名。其地在蒙嵩诏南，今巍山蒙化坝。

此外，还有“时傍诏”，在白崖城（今云南祥云）；“矣罗识诏”，在剑川（今云南剑川）。此两诏系在唐开元年间所建。加上此两诏，是为“八诏”。

《蛮书》卷三云：“六诏并乌蛮”；同书卷四又说：“西爨，白蛮也。东爨，乌蛮也。”关于乌蛮和白蛮，历来中外学者讨论颇多，然意见分歧。^③事实上，从民族成分而言，乌蛮主要与今彝族、纳西族有渊源关系；白蛮则主要与今白族有渊源关系。从文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上，《南诏传》。

② 见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卷三《六诏》，62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③ 见赵吕甫：《云南志（即〈蛮书〉）校释》，130～131页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。

化分野而言，则白蛮汉化较乌蛮更深，文化较为发达，大多从事农耕，而乌蛮则大多从事畜牧。所谓“六诏并乌蛮”，指六诏统治者是乌蛮，被统治者多为白蛮。

在吐蕃势力进军西洱河地区之前后，唐朝对六诏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。^①但是，自7世纪70年代后，唐朝逐渐支持离吐蕃较远的蒙舍诏（以下均称“南诏”），以抗吐蕃。南诏诏主系乌蛮，姓蒙氏。武周时，诏主逻盛（一作逻盛炎）曾入朝，则天武后赏赐甚丰。开元初年，逻盛卒，其子盛罗皮立，唐朝授其为特进、台登郡王、沙壶州刺史，授其长男阁罗凤为特进、杨瓜州刺史。^②杨瓜州即阳瓜州，此原为越嵩诏地，阁罗凤既已为此州刺史，说明邻近南诏之越嵩诏于此前后已为南诏所兼并，南诏已开始了兼并五诏之进程。开元二十年（732）南诏并越析诏。^③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纪年部分记：“及至鸡年（唐开元二十一年，733年）……唐廷使者李尚书（黠），蛮罗阁（即阁罗凤）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。”^④这可能是南诏以这种方式希望吐蕃对其统一五诏的支持，或至少保持中立。

到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南诏先与邓赕诏主咩罗皮（丰咩子）进攻各自为政的西洱河诸蛮，夺其地之太和城（今云南大理）、大厘城（今云南喜洲）和阳苴咩城（在太和城北）等，诸蛮奔三浪诏，咩罗皮分得大厘城。接着，南诏又攻大厘城，咩罗皮退回邓赕（今云南邓川），联合浪穹、施浪两诏，以拒南诏。结果三浪军大败，咩罗皮退至野共川（今云南鹤庆南），邓赕诏

① 见马长寿：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，66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。

②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，70~71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③ 关于南诏并越析诏时间，取马长寿说，见其著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，57~58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。

④ 王尧、陈踐：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（增订本），153页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1992。

亡。施浪诏主施望欠与咩罗皮等联合拒南诏，遣其弟施阁皮出兵，为皮逻阁子阁罗凤击破于石和城（今云南凤仪华藏寺），被俘；施望欠退至矣（牟）苴和城（今云南浪穹蒙次和村）。南诏又攻下此城，降其众，施望欠仅以家族之半，西走永昌（今云南保山），最后降于南诏。施浪诏为南诏所并。施望欠弟望千当矣苴和城破时，北走吐蕃神川，吐蕃立其为诏，众有数万。浪穹诏主铎逻望（丰时后裔）在与咩罗皮、施望欠共抗南诏失败后，“以部落退保剑川，故盛称剑浪”^①。浪穹诏之地亦为南诏所并。

列为“八诏”之一的时傍诏主时傍，其母即南诏皮逻阁女。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邓赅诏咩罗皮为南诏所败，退出邓川后，时傍入居邓川，召浪人数千，自立为诏。后为南诏所逼，迁于白崖城，并与“八诏”之一的剑川矣罗识诏主矣罗识暗中相结，派使至吐蕃神川都督府，求立为诏。南诏侦知后，联合唐御史严正海军，攻占石崖城，杀时傍；又与唐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矣罗识。矣罗识北走吐蕃神川，神川都督送之逻些城（今西藏拉萨）。^②至此，南诏统一五诏（包括时傍、矣罗识二诏）之地基本完成。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九月，唐朝以南诏征西洱河诸蛮之功，授皮逻阁为特进、越国公、云南王，赐名归义；长男阁罗凤授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兼阳瓜州刺史，次男诚节为蒙舍州刺史。^③或在此前后，皮逻阁徙都太和城。

从上述南诏统一其余诸诏的过程中，可看出唐朝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，其目的主要是扶植南诏以与吐蕃争夺西洱河诸蛮之地。比如唐朝廷同意剑南节度使王昱奏请南诏“求合六诏为

①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卷三，62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②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卷三；《南诏德化碑》，载上引书附录二，319～320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③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卷三及附录二《南诏德化碑》；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四，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条。

一”的请求^①，对南诏兼并洱海诸蛮之功，封官加爵；甚至派军协助南诏击破时傍、矣罗识两诏等。而吐蕃在南诏统一五诏过程中，并没有派兵直接帮助三浪诏抵抗南诏的进攻。此中原因，可能是南诏一度表示归附于吐蕃；更重要的是，开元末年吐蕃与唐朝在青海、四川西部的争夺战争激烈，各有胜负，故一时无力派兵支持三浪诏。然而，为南诏兼并的洱海地区的诏主或部落逃入神川后，被吐蕃所收容和重用。如上述的施浪诏主弟望千、矣罗识诏主矣罗识等。此外，原居于剑川、野共川的施蛮和顺蛮（皆乌蛮种类），在邓赧诏咩罗皮为南诏击败后，夺此两蛮居地。于是，顺蛮北迁于铁桥西北大施赧、小施赧、剑寻赧地，“部落主承上，皆吐蕃伪封为王”。顺蛮则迁于铁桥以北，名“剑羌”，“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”。^②

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五诏，虽与吐蕃没有直接发生冲突，但唐、蕃之间为争夺洱海诸蛮的斗争始终隐现其间。南诏处于唐、蕃两大政权之间，受到唐、蕃的制约；而其所领之剑川以北之地仍为吐蕃所控制。

三、南诏与吐蕃联盟及两者的关系

唐朝全力支持南诏统一五诏，基本上达到阻遏吐蕃向西洱河诸蛮进逼和渗透的目的，但是，南诏的日益强盛又威胁到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利益。天宝七载（748），皮逻阁卒，子阁罗凤立，唐朝以其袭云南王爵，以其长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。其后，唐朝与南诏因争夺滇池以东之“东爨乌蛮”诸部的控制而发生矛盾。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、云南太守张虔陀等，采取抑止南诏势力的种种措施，引起南诏统治者的不满。阁罗凤甚至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四，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条。

②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卷四，94～95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以为张虔陀与吐蕃相结，“遂与阴谋，拟共灭我”^①。南诏与唐朝这种明争暗斗，到天宝九载（750）终因张虔陀的暴虐及侮辱阁罗凤妻女，而公开爆发。^② 年底，阁罗凤发兵攻破姚州，杀张虔陀（一说其自尽），尽取姚州都督府所属三十二州及安宁（今云南安宁）重镇。^③

天宝十载（751）初，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遣大军由戎州、嵩州两路进攻南诏。阁罗凤遣使至鲜于仲通处谢罪，同意归还所俘虏官兵及城镇；并提出吐蕃正诱其归顺，“倘若蚌鹬交守，恐为渔父所擒”，云南非唐有。^④ 然而，刚愎自用的鲜于仲通不听，继续进军。南诏只好遣使至浪穹，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援，论若赞则分师入救。结果唐军在江口（今云南大姚北）被南诏军大败，士卒死者六万余。^⑤ 在这种形势下，南诏惧强大的唐朝再发兵攻己，遂降服吐蕃。《南诏德化碑》记此事说：“……遂遣男铎传旧、大酋赵佺邓、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，赍重帛珍宝等物，西朝献凯。属赞普皆仁明，重酬我勋效……赐为兄弟之国。天宝十一载（752）正月一日，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。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、都知兵马大将。凡在官寮，宠幸咸被。山河约誓，永固维城。改年为赞普钟元年。”“赞普钟”（btsan-po-gcung），意为赞普弟之意。“大瑟瑟告身”，则为吐蕃告身官衔制，共分十二级，此为最高一级。^⑥ 从此，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：从前南诏依靠唐朝统一五诏，与吐蕃虽未发生直接冲突，但双方是对立的；至此，与吐蕃联盟，共同对抗唐朝。南诏与吐蕃的联盟，名为兄弟之国，实系附属于吐蕃。敦煌古藏文

① 《南诏德化碑》，载《蛮书校注》附录二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上，《南诏传》。

③ 同②。

④ 见《南诏德化碑》。

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六，唐天宝十载四月条；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上，《南诏传》。

⑥ 参见《新唐书》卷二一六上，《吐蕃传》。

历史文书赞普传记（P.T.1287）记墀德祖赞（墀都松之子，704—754年在位）时，南诏归附吐蕃之事：

南方之东（下）部，南诏地面，有谓白蛮子者，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，赞普以谋略诏赐之，南诏王阁罗凤者遂归降，前来致礼，赞普乃封之曰“钟”（弟），民庶皆归附庸，（吐蕃）地域，增长一倍。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，唐廷政权大为低落，且极为不安。^①

至天宝十二载（南诏赞普钟二年，753年），唐朝遣内史贾奇俊等复置姚州，以将军贾瓚为都督。南诏并合吐蕃“神州都知兵马论绮里徐同围府城”，贾瓚被俘，驱走唐军。^②十三载（754），唐朝命侍御史、剑南留后李宓率几路大军，水陆并进，进攻南诏，进逼邓川，时吐蕃“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”，遂大败唐军，李宓战死。^③唐宰相杨国忠隐瞒败绩，谎言报捷。接着，天宝十四载（755）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唐朝再也无力征南诏。

次年（广德元年，赞普钟五年，756年），南诏因唐“安史之乱”，与吐蕃联合，向唐会同（今四川会理）、嵩州进攻。据《南诏德化碑》记：

赞普差御史赞郎于悉结赏敕书曰：“树德务兹长，去恶务去本。越嵩、会同谋多在我，图之此为美也。”诏恭承上命，即遣大军将洪光乘……统细于藩从昆明路（即从今四川盐源东进），及宰相倚祥叶乐、节度尚检赞

① 上引王尧、陈踐：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（增订本），166页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1992。

② 见《南诏德化碑》。

③ 《南诏德化碑》；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上，《南诏传》。